

Publication: De51gn

Publication Date: 24 July 2020

Original Articles: Kerem Cengiz of LWK + PARTNERS explains why a 23-century-old city offers valuable lessons for today's urban planners

LWK + PARTNERS 的 Kerem Cengiz 剖释一个 23 世纪历史的城市如何为今天的 城市规划师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 2019 冠状病毒病过后的时代，人们将持续讨论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城市规划从未如此重视过，可见疫情正从经济、生理和心理上影响全世界。

总部位于香港的 LWK + PARTNERS，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建筑事务所，在世界各地设有多个办事处和不同类型的建筑和设计项目，最近发布了一本开放资源研究的期刊“Red Envelope”。尽管没有现成的公式，该期刊旨在就如何让城市成功引发建设性对话，汇聚世界各地的想法和资讯，采用解构主义的手法将建筑环境人性化。这样可以消除现代化大都市的风光的一面，从而歌颂高效利用资源的城镇及居民 – 无论是有形的或受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的资源，创造一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地方。

但是，如果再次爆发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时会发生什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城市应对当前的挑战？“Red Envelope”除了介绍近代的相关案例外，还介绍了拥有 23 个世纪历史的埃及城市 – 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福阿德街（Fouad Street），这个地方被公认为世界上规划历史最久远且持续有人居住的古老城市。正如期刊所详述，希腊 – 罗马权力中心的兴衰是非常宝贵的一课，对现今和几千年前的社会同样极具参考价值，主要是由于人类对安全、可靠和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国家的基本需求和期望自古没有太大改变。我们将通过一系列与建筑师和学者的访谈，从世界上一些“意外地革新”的城市中带来全新视角。

LWK + PARTNERS 的董事总经理 – 中东及北非 Kerem Cengiz 是该期刊的策划者，在 DE51GN 的专访中，他提出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重新调整，以提高包容性和社区参与度。

在期刊中，您汇编的城市研究案例中有些是来自最古老的居住城市。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经验？

事实上“Red Envelope”举出了一些历史案例，这些案例对城市规划和社会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通常不会包括在一般的城市现代发展的讨论之中。

该期刊的骨干在于分析我们的城市环境不仅由设计塑造成形，同时受到不可预知的自然或人为灾难影响 – LWK + PARTNERS 的设计董事 – 中东及北非 Kourosh Salehi 从实际和务实层面如此阐明 – 这些对未来都有重大影响。

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受不同的因素影响，社会不平等、战争、疾病、经济和极端气候等基本社会结构问题塑造出城市独特性。备受争议的是，最受重创的是非正规住区的弱势人口，而不是建立已久的城市中心。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对城市环境中社会互动的“集体”态度，并坚信不仅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士能够及需要投入这场辩论，更重要的是普罗大众的合作和参与，基于有组织的框架下，自由、富趣味地创造积极响应且有效的城市“伙伴关系”，并逐步发展，保持回应性和相关性。

“事实上 ‘Red Envelope’ 举出了一些历史案例，这些案例对城市规划和社会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通常不会包括在一般的城市现代发展的讨论之中。”

Kerem Cengiz, LWK + PARTNERS 董事总经理 – 中东及北非

新的密度规范对城市设计造成怎样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密度”的想法还存在吗？

这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来说，没有简单或单一的答案。就城市中心的资源使用而言，密度是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密度的计划和管理方式，而密度在其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必然有所不同。

我们在许多城市中看到，过高的密度加上管理不善的环境会对城市及市民的健康和社会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密度管理不善导致城市基础设施过度拥挤和超出负荷，尤其在“危机”时期。相反，低密度的城市扩张分散基础设施的负荷，并在这些时期尽情发挥其效用。

危机以多种形式出现；当前疫情正正突显了，没有一种城市化的方式比另一种更好。

垂直城市提出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 增加城市密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流动性、基础设施和都市服务的效率。香港就是一个例子，相对其他超高密度的城市，没有受到当前全球疫情的困扰，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好的城市规划、治理还是文化？

它也有缺点 –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环境或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会为健康带来挑战。正如我们在全球各个城市中看到，呼吸道感染在高层建筑中更为普遍。

在效率和生活质素之间取得平衡是问题的核心；高密度、低层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密度”的理想选择。然而，新的规范是什么，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偏离规范？也许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对城市环境的集体态度，并根据城市背景情况对其发展作出回应。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发生 2019 冠状病毒病或其他灾难，我们的城市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密集，而提高城市环境可持续性、改善生活质量和减少过度拥挤的管理，不应该只掌握在城市规划者手中。” Kerem Cengiz, LWK + PARTNERS
董事总经理 – 中东及北非*

城市规划者是否与快速发展的城市、人口和社会文化步伐不一致？

这样说可能不太正确。人口增长和迁移是全球城市化的事实；往往由经济规划和人类需要驱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规划者的控制，他们试图努力应对，有时候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预测到了 2050 年，世界上约 70% 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重要的是不要把城市规划视为解决所有社会文化或经济问题一体适用的手段或灵丹妙药，世上千万种方案，总有好的、失败的，现在和将来持续产生；我们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承担责任。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发生 2019 冠状病毒或其他灾难，我们的城市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密集，而提高城市环境可持续性、改善生活质量和减少过度拥挤的管理，不应该只掌握在城市规划者手中。

而我们都知，最成功的地方是那些回应当地人们需求的地方，无论在历史中的哪个时期都一样，它们极富活力，在好与坏的时间都能作出回应和调整 – 它们具有韧性，而这种韧性正是城市规划应要渴求且融为一体的。

你指出不是所有城市都是平等创建的，而规划良好的城市没有公式。这是否意味着社区参与会创造一个有机城市，而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和规划规范又代表什么？

从历史上看，社区参与一直是成功创建和长期管治响应性和可持续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什么新现象。相反，纵观历史，当人民被纳入、授权并允许“拥有”监管架构，并参与到其产成的过程时，那么实施该架构就成为创造城市肌理的一个自然、包容的部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今天”将受益于与城市化相关的“创造性解构”思维模式。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是个很好的起点，我会将其演译为“使城市变得包容、安全、具弹性和可持续性”。不幸的是，在我们快速且商业化的城市化决策过程中，包容性一直是次要考虑因素。

我们的城市是世界人口生活、工作和消费的集体“参与者”。“Red Envelope”的前言中提到城市需要成为我们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我们希望采取对应的适当手段。

全球不平等在不同层面持续加剧，城市则是不平等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如何选择和回应分歧是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的目标，同时如何推动公民的拥有权和参与权。社区深入参与建立城市肌理，能促进创建更美好城市，并减低社会分化的危机。